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六十七回 元天子巧設機關

詩曰： 冒雨微行意掛牽，機關用盡也徒然。心如鐵石真難轉，至死無他不二天。

話說東平忠孝王臥病在床，日服了酈丞相診視藥方，也漸漸覺得好些。

一臨十五喜還憂，惟擬明堂入鳳樓。催促著，武憲王來趨紫禁；差遣了，值班聽差探情由。喜則喜，中宮胞姊能為力；憂則憂，丞相恩師非女流。只等得，無限憔悴形面貌；只等得，懶沾飲食下嚥喉。只等得，七情明火深鎖骨；只等得，萬里相思望斷眸。空列著，旨酒佳餚無甚味；徒對著，朱顏翠鬢轉添愁。情戀戀，半眠半坐推孤枕；冷清清，含淚含嗔對藥甌。尹王妃，幾次揣摩呼愛子；劉郡主，嫣然笑語慰君侯。盼到了，亭山國丈歸王府；已得知，酈相明堂入鳳樓。揣摩他，此刻描光圖一幅；揣摩他，必然飲卻酒三甌。天漸晚，未知脫得雙靴否；復憂思，再若成空一命休。真正是，眼望旌旗道喜信；真正是，盼聽消息到床頭。少年王子心愁絕，劉燕玉，陪坐紅羅便解憂。

啊，殿下且免愁煩，大略差官隨後來也。

正言之際有人傳，探事差官已轉旋。忠孝王爺忙坐起，如飛傳報入宮間。心暗急，意如煎，猶恐明堂果是男。幾度傳呼傳不進，氣得個，一聲高叫拍床沿。

啊，奇哉！那班聽事差官都怎麼樣了？

既探分明怎不回，究竟那，保和男子是娥眉？知已驗，早該歸，探得情形合細回。郡主見他心著急，又只得，手挑簾出宮闈。恰逢武憲王爺進，尹太娘娘後面隨。哪裡有，喜氣春風盈滿面？早又是，愁恨怨色壓雙眉。多姣郡主心驚駭，莫不今番事又危？扯住太妃忙細問，尹娘娘，輕輕附耳語娥眉。脫靴相驗徒勞力，醉酒昏迷送轉歸。宮內情形知不細，惟聞那，保和丞相已抬回。多姣郡主無言語，也不覺，微頓金蓮蹙翠眉。國太王妃齊入內，都叫著，芝田愛子繞床圍。

啊，芝田兒，差官們已打聽回來了。

都是明堂酈宰公，乘著那，寶輪車子返家中。脫靴相驗猶無信，只除非，明日清晨我進宮。是女是男胞姊曉，她自然，從頭向母說形蹤。吾兒你且安心睡，自有汝，姊姊調停在內中。忠孝王爺聽說罷，又急得，千疑萬慮集心胸。

啊，爹爹，母親，這又是畫餅充饑了！

明堂如是一閨娃，我姐緣何肯放他？大抵認明非女子，所以令，權昌近侍送回家。

啊，母親，也不知驗看了未曾？

莫非不能灌醉伊，朝廷就，命人送出寶輪車。真可怪，實堪奇，未必宮中脫過靴。是女是男驗明瞭，中宮亦，定差內監報如飛。這般寂寂無消息，大約今番又是虛。聽事差官真無用，徒在我，皇親府內效馳驅。俱懵懂，實癡懸，機密何曾探得些。吩咐他們都散去，在此間，無功食祿不須伊。

爹爹、母親呀！

探不分明實證無，教人難打悶葫蘆。母親明早趨宮苑，嚴父今朝探保和。驗看情形明白了，一宵安寢免癡迷。王爺說著容悽慘，父兒相看沒奈何。寬懷一番都出外，國丈又，親臨梁府不遲誤。適逢侍講飛騎至，慈母憂心念保和。知道脫靴相驗事，要問問，宮中消息究如何。龍圖也在心焦急，逼得個，侍講嘉齡主意無。只好親身騎匹馬，剛遇著，亭山國丈事相符。雙騎回至文華府，探不出，實在情形事若何。無奈相辭都上馬，大家分手各歸途。亭山同到皇親第，早已是，晚膳闌珊一鼓初。舞彩宮中才坐定，只聽得，床頭愛子又相呼。皇親勉強來靈鳳，又不好，細述明堂醉未蘇。隱隱藏藏難直講，吞吞吐吐只含糊。只言酈相身安寢，也不說，醉到昏迷命有無。急得王爺方寸亂，暗嘆著，何為嚴父也糊塗？難打聽，卻如何，今夕愁煩怎樣過。尹氏太妃忙勸慰，叫了聲，芝田愛子你聽吾。明朝我進宮中去，就知道，真是真來訛是訛。兒自放心高枕睡，朝中皇后會調和。王爺勉應慈親命，依舊是，萬慮千愁積累多。武憲王妃回舞彩，劉郡主，又將飲食勸兒夫。少年王子微回盼，看了她，媚態風流也琢磨。長歎說聲辜負你，夫人也，安眠不必更陪孤。多情燕玉溫存性，她總是，曲意慇懃不怨夫。金雀宮中孤宿慣，不思量，鴛鴦交枕對枝柯。東平千歲長歎氣，目送佳人帳恨多。自己亦眠無甚事，相陪仍用老家人。恨只恨，今宵更鼓偏遲慢；盼只盼，明日宮闈探得何。按下東平王府第，再說那，孟老太太與龍圖。

話說孟丞相府中也知道那脫靴緣故，是以差人伺察動靜。聞得差官報說酈丞相酒醉昏迷，天子已命送回府第。

並差內侍與將軍，護送回家甚小心。原欲請安求見面，龍光驂乘不容情。龍圖相國猶還可，鬧亂了，韓氏夫人病者心。耐性寧神才等住，捶床搗枕又生嗔。龍圖學士空安慰，飛鳳夫人勸不聽。立逼嘉齡騎馬去，方才坐在羅衾。須臾侍講回來說，酈丞相，內室安眠不見人。宮內情形難打聽，未知曾否驗虛真。夫人急得心焦躁，又要叫，侍講飛臨皇甫門。逼著嘉令催快去，自然他處必知情。孟爺跑得辛苦，恨殺同胞妹麗君。便說皇親同我去，何須又要到他門？皆因多不知消息，所以如飛做探軍。分明是，辦理呈差充百役；分明是，頒行御機調諸兵。我們效盡慇懃力，還不知，酈相心中是怎生。母親要知其內故，皇親說，太妃明日進宮廷。待他問過昭陽後，兒再飛騎去探聽。韓氏夫人唯再逼，罵了聲，冤家總不體親心。我如不在床中病，一乘轎，抬到王親府裡行。孟相在旁微冷笑，真正是，出言顛倒病來昏。嘉齡逃出房門去，少夫人，下氣怡聲委曲陳。韓氏夫人方消怒，專等著，明晨一早聽佳音。慢言孟相龍圖府，且說那，萬壽宮中凌內臣。

話說凌內侍奉著太后宮中的密旨，出來打探消息。跑到清風閣看了一眼，絕無人影。又往興慶宮探一探，才有些風聲。就拉著那報祥瑞的小內家，悄悄地訪問。

年幼宮官告訴他，怎長怎短細稽查。老哥莫泄真消息，我勸你，頸上頭顱留著它。凌瑞聞聽心膽碎，急忙忙，跑回萬壽暗驚訝。思量只好糊塗說，怎麼樣，奏上根苗與長華。萬計較來千計較，只得個，稟稱酈相已回家。昏迷不省真如此，兩個宮人說未差。天子貴妃同飲酒，在那裡，清歌妙舞樂喧嘩。皇爺沒甚雷霆怒，惟遣了，四個醫官到相衙。此刻多來回過奏，酈丞相，已經救醒在梁家。娘娘高枕休憂慮，只好是，要脫雙靴再召他。皇后聞聽凌瑞語，一憂一喜兩交加。喜只喜，保和醉死重甦醒；憂只憂，實信如何報少華。遂在寢宮陪太后，商量著，改期只好再宣他。不表萬壽宮中事，且說那，興慶溫妃侍翠華。

話說元主在興慶宮聽簫飲酒，著宮娥們演那十六天魔舞，好不熱鬧。

聞報明堂救已蘇，龍顏大悅笑容多。銜杯坐擁溫妃子，停著頻思酈保和。吩咐一聲停了樂，隨即就，錦幃羅幌幸姣娥。巫山一枕陽台夢，早不覺，宮漏聲聲五鼓初。溫氏貴妃推枕起，整新裝，胭脂濃點粉濃敷。珠圍翠繞宮妝麗，頰暈眉痕妙態多。妝罷景陽鍾已動，元天子，免朝三日且傳呼。安居不御延英殿，暗暗地，打算風流酈保和。

咳！朕想她昨夜醒後，不知怎麼驚疑也。

脫下雙靴這一瞧，管教她，登時魄散與魂消。襪中繡鞋歸何處？袖裡機關怎脫逃？豈料已經呈御覽，倒比你，承恩先侍彩龍袍。

啊！酈相明堂呀！

宵來沉醉玉山頹，得出宮門虧了誰？不把寶輪車載汝，怎能夠，金鰲脫卻網羅歸？酈相賢卿呀！醒後應該感朕恩，此生何以報朝廷。教卿靜待宮中命，可知朕，一片憐香惜玉心。

呀！據朕想來，辦是這等辦了。

中宮怕我索明堂，她倒也，不敢開聲問短長。聞得宵來陪太后，大家都畏懼昭陽。上宮聖母仁慈甚，也愁著，酈相明堂一醉之。故遣內臣頻探聽，諒他亦，知風不敢奏娘。這些倒等都安妥，就只是，要納明堂甚費商。

呀！怎生區處？

此中周折費調停，怎麼好，一命飛傳出午門？況復有些機密語，比不得，國家敕旨出如綸。總然遣個宦官去，這些個，愚蠢奴才豈會雲？除是朕躬親自去，方可把，私懷密語示她聞。明堂貌軟心偏硬，比不得，畏死貪生一類人。若要挽回腸鐵石，風流天子用深情。

呀！且住！朕若親自去看她，

鑾儀侍衛且鋪排，御杖旌旗擺道來。護駕官員圍寶輦，隨車近侍塞天街。無端出入傷民力，又要把，相府鄰居盡鬧開。一動不如還一靜，朕親自，單身走馬去觀來。車不發，駕休排，如此而行倒快哉。一則大臣都不曉，二則也可訴情懷。明堂感朕恩如海，她必願，入禁為妃報效來。少年君王籌算定，就把那，雙龍翠帽一推開。拴錦帶，掛牙牌，內侍貂冠扣起來。外罩著，繡紗綠衣剛合體；裡襯著，袞龍袍服半飄開。扮做了，一個內監多廝像；騎著匹，白衣銀馬好快哉。一出禁門心甚喜，加幾鞭，竟尋梁相府中來。溫妃悶倚妝台坐，怨一聲，好色君王太也呆。多少名花充禁御，還要把，隔牆紅杏折將來。慢言興慶宮中事，且說那，國色奇才酈相台。

話說酈丞相假寐了半宵，也不曾睡著。梁素華小心侍奉，早進上一盞參湯。

酈相心關昨夜情，五更雞唱即起身。頂冠束帶房中坐，猶恐朝廷聖旨臨。梁氏素華臨曉鏡，也愁得，娥眉懶畫粉慵勻。妝完更不簪花朵，穿著件，廣袖雲衣水碧裙。年少三公低首看，歎口氣，頓然不覺笑還嚶。

咳，夫人呀夫人！

你夫今日命將之，再不能，相伴芳卿共一房。待等下官身故後，夫人你，前緣好續夢中郎。假紅倚翠魚逢水，軟玉溫香鳳配鳳。雖說重婚名未美，你那人，自然比我保和強。年少元宰言完笑，梁小姐，粉面微紅暗付量。

呀！敢是小姐要說明了麼？

這些言語好蹊蹺，暗把奴家舊事嘲。夢裡姻緣雖未會，早懷著，碧鸞宮內赴神交。甘心與你同偕老，也不想，結子開花種玉苗。水月鏡花空好看，不過是，今生如此算收梢。

咳！也不知她昨日在宮乾出什麼事來？

沉醉糊塗失了鞋，驚得她，又憂又急又疑猜。心中想要分明說，故言只等聖旨來。幾度問她她不語，未知道，其中主意怎安排？素華小姐心中惑，又不好，詢問情由惱亂懷。酈相明堂長歎息，立起來，就將十二瑣窗開。眼觀天色方才曉，四面的，層層陰雲湧起來。

呀！四野陰雲，天將下雨也。

此時天氣已寅初，還不見，聖旨傳來卻為何？雨意殷殷愁殺我，大料也，今朝吉少與凶多。少年元宰心惆悵，猛聽得，靈鷲聲聲報樹柯。

啊唷，奇哉！奇哉！

昨日鴉鳴報禍機，今朝鵲噪更稀奇。明堂待死誠何喜？誤報佳音誰信伊。正在無聊煩悶處，只看見，康公咳嗽入堂扉。

啊，明堂，夜來身體如何？

酈相躬身答已痊，父親到此兒何安。素華小姐述宵事，吐過了，幾口猩紅血甚鮮。康老封君心大駭，如飛地，轉身傳諭請醫官。其時大雨傾盆至，電閃風狂頃刻間。簷外驚湍鳴濺濺，空中雷鼓震顛顛。正當大雨狂風際，報到了，錦帶貂帽小內官。榮蘭走來廊下稟，有一位，年少近侍在廳前。下騎不叫排香案，他說是，面候明堂相國安。酈相聞言心甚亂，問了聲，何人陪奉那宦官？啟相爺：梁相爺一早進閣去了，裘翰林老爺尚在安寢，只有康賀堂老爺在那裡陪坐。

明堂見說即沉吟，只好相邀入內庭。來此必然因這事，當著那，眾人談講不堪聞。

呀，宦官就請入內堂罷。

說我今朝體欠安，請內府，後堂相見一清談。親隨答應如飛去，酈丞相，便叫夫人你快潛。

啊，夫人，快些迴避，丫鬟僕婦一概躲開。

慌壞夫人梁素華，丫鬟僕婦亂如麻。堂中肅靜多迴避，梁小姐，俊眼偷看映窗紗。榮蘭親隨先稟報，高卷著，珠簾翠幔在簷下。康公引道前頭走，陪進了，年少風流一內家。但見他，貂冠蟬翼扣當頭，冒雨而來帶雨兜。錦帶牙牌裝束儷，綠衣繡鞞御香浮。光眉八彩君王相，舜目重瞳聖主儔。虎步龍行殊少匹，天資日表迴無侔。言默默，半含薄怒於雙頰；喜孜孜，一顏多情在兩眸。酈相明堂庭內看，認得是，少年天子貌風流。心大駭，意深憂，悚懼惴惴萬斛愁。

呀，不好了！這內官不是聖上麼？

如何不把內官差，御駕親臨改扮來？冒著狂風和驟雨，有甚麼，軍機大事要調排？無非為著宵來故，要把那，易服欺君一處裁？這也何消親自至，只用將，綸旨一道下金階。情真罪實該當死，也不望，天子龍心更愛才。這一到來當面講，反令我，抱慚無地怎安排？風流相國渾無主，倒弄得，進不來還退不來。又不好，匿影藏形潛內室；又不好，揚塵舞蹈伏當階。容失措，口難開，立到堂前倒嚇呆。少年內官停住步，就向著，康公一拱笑盈腮。

太翁不必相陪，咱家奉旨而來，要與酈丞相同商密事。

後堂相見最為佳，左右的，伺候人皆屏退他。同與保和商國事，必須要，堂前肅靜莫喧嘩。康公應諾慌忙退，帶下了，榮發親隨一管家。年少內官移步入，除下那，雨兜頂戴整蟬紗。

啊，酈丞相，宵來酒意如何？

我曾誡你勿疏防，不聽良言失主張。昨日失遺何物件，莫非醉後事全忘？朝廷待你恩奚似，敢問先生怎報償？年少內家言訖笑，酈丞相，魂驚不動暗惘惘。容帶愧，亦含傷，只得披衣跪在堂。萬歲天恩，臣該萬死。明堂俯伏不抬頭，頃刻間，暈雪融露一面羞。年少君王憐更愛，手拉著，紫羅袍袖笑凝眸。

保和公，你知罪了麼？

不須跪著起身來，替朕把，濕透袍衿一解開。沐雨櫛風親至此，可知朕亦惜憐才。風流天子言完笑，酈丞相，跪伏華堂首不抬。萬歲啊！賤臣有罪犯天廷，賜死凌遲亦聖恩。陛下聖躬尊萬歲，不應當，衝風冒雨降臣門。鑾儀仙仗來猶屈，何說是，內侍衣冠更褻尊。天子聖人宜自重，微臣已，魂飛湯火敢求生？至於血濕袍衿濕，念臣非，奉侍衣裳茵席人。酈相言完容慘淡，元天子，勃然作色面含嗔。

好勝景！到此地步，還敢強頂？

王爺說著皺眉梢，重又把，怒氣嗔容消一消。解去牙牌方錦帶，只得他，自家脫去袞龍袍。回身挽起明堂相，手執著，紫袖春尖魄暗銷。

酈相國，你且坐下，待朕慢慢對你講。

風流天子扯明堂，自己就，盤坐沉重一榻床。少年三公重待罪，也只得，默然坐著在於旁。多情帝主微抬眼，不住地，仔細端詳俏面龐。看到心開情暢處，叫了聲，保和相國酈明堂。

啊，酈相國，你好生欺朕！

一切前情不必提，如何你。婦人假做丈夫軀？就婿梁門將師戲，擅竊鈞衡把朕欺。變換陰陽為宰輔，卿反是，陰陽亂瀆我朝儀。寡人若按蕭何律，只怕你，身首難全死有餘。姑念曆官無大過，朕如今，將功折罪放寬伊。

酈相明堂，朕把這事研究一番，你也難逃法網。

罪犯彌天梟市曹，粉身碎骨立時消。朕今一概都寬宥，你把這，再造之恩怎效勞？

哈哈！酈先生，你那些厲色嚴聲，都在哪裡去了？

天香館裡好風光，理直言剛利似錐。使朕畏卿如猛虎，常畏你，尊體就疏入宮闈。

呀！豈知你竟是個女子！

渾身是膽舌如刀，峭想威儀敢立朝。幾載君臣如骨肉，竟未嘗，談諧笑語一相交。卿雖冷面同冰鐵，聯至今，猶不忘情在石橋。

啊，酈丞相，你畢竟是何方女子，從實奏來。

若說雲南孟麗君，她現為，項家繼女召來京。只緣忠孝皇親病，寬限到，七月初秋賜畢姻。

啊，酈丞相，你與孟太君曾在金鑾質對。